

家乡美食

辣椒渣

吴良伦

辣椒在我的家乡，人们习惯称之为达椒。达者，开胃通达也。聚气御寒的辣椒渣，更是乡人碗头必不可少的一道下饭菜。

自明朝引种以来，辣椒扎根中华大地，风靡全国，成了国人佐餐心头好，“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不胫而走。大山褶皱里的家乡昼夜温差大，寒湿气重，无辣不欢，辣成为乡人饮食一大重要特征。

就地取材，原生态的食料，色香味俱全，每一道环节都是纯手工，家乡人就好辣椒渣这一口。

秋日，明晃晃太阳下，辣辣的风吹来，因了阳光、土壤、农家肥的滋养，一株株辣椒禾上挂满了灯笼，此时的辣椒汁水十足，采摘最为合宜。采摘辣椒，多由家里孩子们完成，我和姐姐挎着竹篮，按照母亲的教导，左手摀住辣椒禾，右手一拽，不大会儿，满满的竹篮里躺满了辣椒，以红椒居多，兼有少量青色，为的是红青配色耐看。

回到家，母亲接过竹篮，用清冽的井水洗上几遍，放置阴凉处沥水控干。

除去蒂萼和辣椒籽，剥辣椒，这些事儿由母亲操作。辣椒不可剥得过于细碎，也不可石磨磨。有次我问母亲原因，母亲一边忙着，一边笑着回应：辣椒渣，吃的就是渣

的劲道和回味，太细碎，入口就化，就没有渣的感觉了。

洗净的木盆派上了用场，母亲将剥好的辣椒倒入其中，按比例掺入切细的生姜、大蒜，以及食盐、玉米粉，为增强黏性，还得掺入适量糯米粉，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反复搅拌，半成品的辣椒渣被储进瓦罐中，再用麻油封好口。

经过一周发酵，就是辣椒渣成品上桌时刻了。烧热铁锅，四周淋上菜籽油，“刺啦”“刺啦”响成一片，顿时满屋生香，馋得我口水直淌。炒辣椒渣最是讲究火候，火浅了，辣椒渣味道出不来；深了，容易糊，败味。炒时，所用柴禾以要大就大、要小就小的易控温的松毛为佳。人们常说，美食是用时间煎熬出来的，辣椒渣就是如此。

家乡辣椒渣非麻辣、非咸辣、非火辣，而是香辣，一口辣椒渣让乡人毛孔噼里啪啦裂开，汗水直淌，一口辣椒渣，让辣椒与乡人在精神上互相成全，在性格上互相融合。吃着辣椒渣长大的乡人，不怨天不尤人，以他们的激情、坚韧，把日子一天天过好。更为可喜的是，如今家乡的辣椒渣通过网络正在走出大山，成为乡人发家致富的一个新产业。

读史札记

击毙冢田攻

宋海明

1942年夏季，侵华日军在进攻湖南江西的侵略战争中遭到中国军队顽强反击，接连惨败，一时导致士气像泄气的皮球般消沉。为此，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召集侵华日军各路高级军官在南京开会，重点布置“五号作战计划”（该计划拟出重兵对国民党重庆陪都及中国共产党陕北延安中央机关总部发起进攻），此计划定于1943年春际实施，妄图彻底灭亡中国。日军认为对该计划实施最大的阻碍是华中地区大别山区的共产党抗日队伍及国民党桂系部队驻军，因而调集几个主力师团5万余人，由侵华日军11军司令官冢田攻（时任日军中将）为指挥官，兵分六路对大别山区进行扫荡。

会议一结束，冢田攻便立即乘025号日军军机由南京向武汉飞回，准备回去快速率部队围剿扫荡大别山区。飞机在途经大别山区太湖县弥陀镇上空时，因天气阴沉出现云雾，飞机只好低空飞行，桂系驻军警戒部队最先发现了敌机，立即瞄准，用高射炮进行射击，随着几声炮响，击中敌机油箱。失控的飞机在空中颠簸着撞向弥陀镇孙家湾圆峰山尖上的一棵古松树，顿时火光冲天，爆炸的飞机残骸坠入山岩。桂系驻军立即前往查探，发现敌机上两名日军驾驶员被抛出机舱摔死，其他9名军官尸体烧成了炭灰（据相关资料显示：冢田攻在太

湖毙命后，被日本天皇裕仁追授陆军大将，成为侵华日军在中国抗战史上被消灭的最高级别官员）。

经过搜查，在坠机现场，搜获了一本《航空暗号》和“日军中支那作战计划”，及“中支那派遣军各部队主官姓名及部队驻地表”两份文件。这些被烧得残缺不全的密件，经过破译，使中国军队及时掌握了日军即将展开的“五号作战计划”。该计划显示：日本军部决定集中兵力40万人，同时国内征兵20多万，打开陕西缺口，攻占中共革命根据地延安。同时重兵南下四川，打下国民党陪都重庆，致使中国大后方崩溃，全面快速侵占中国领土。里面还涉及为渡过长江、黄河、汉水等河流，日军大规模制造浮桥及登陆艇，为对付中国西南部地区多山地形，日军在华北山区开展山地战及伞兵空降训练等内容。

侵华日军野心勃勃酝酿多时的“五号作战计划”，随着冢田攻在太湖县被击毙，日军大本营被迫彻底放弃。太湖县这片红色热土，又一次成为扭转抗战形势的重大转折点。

冢田攻命丧太湖之后，恼羞成怒的侵华日军总部从第三、六十八、四十、一一六师团各部抽调兵力17000余人，分别从合肥、武汉、安庆三个方向兵分5路，对大别山区太湖县采取了疯狂报复性扫荡，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最残暴的烧杀抢掠三光政策。太湖县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侵华日军制造的十室九空的仇恨史。至今，太湖县文物管理局还保存着打下的冢田攻所乘的军机标牌，该标牌上文字为“立川飞行机株式会社……”，这块标牌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又一罪证。



实在是『高』

孙世华 摄

边走边看

山水无涯

李春林

初春的司空山大峡谷，因山石嶙峋而峻峭，因水韵悠悠而深邃，山水能让草木的初心抵达马匹的虚幻，也会让一个人的因果遇到静寂如花的辽阔，邂逅的浪漫，让春天懵懂的云语不再沉寂。白鹿村，一个赋有神秘色彩的名字，溪水流过炊烟古老的梦，一匹古陶一样的白色麋鹿用弱小的眼神，获取了人类慷慨淋漓的深情。如果需要寻找它深藏于森林深处的记忆，人与自然万物静寂相处的和谐或者遐想中的相遇是必不可少的，故事写在缥缈的云峰之上，村庄的彼岸是古老的载体，一朵朵叠加在一起的紫色小花完成了如梦的诗句。

蜿蜒盘旋的小河传来阵阵捣衣声，河道挤满了静默的石头，河水便有了沧桑的浪漫以及遗落的疏影。站在河沿仰望，小河的源头藏在云烟缭绕的群峰之中。沿河而上，石头是不可避免的话题，河水万年的奔波，水与荒芜的石头万年的耳鬓厮磨，磨破万年红尘，磨出万年眺望。那些相拥而泣的呵护，那些羽化登仙的身影，那些席地而坐的庄严，那些起身飞翔的等待，将散落一地的火焰重新聚集，并施以时间的名义，让它们依偎在一起充分享受花语的摇曳和炊烟的叙述。

司空山一峰玉立，气韵万千，山势雄浑奇秀，景色幽深奇幻，不愧“中华禅宗第一山”的美誉。司空山因战国时期淳于大司空辞官归隐于此而得名，禅宗二祖慧可“跃过三湘七泽中，两肩担月上司空；禅衣破处裁云补，冷腹饥时嚼雪充”，坐禅传道此山。李太白亲临其境，赞颂此山曰：“玉案赤文字，世眼不可读。”司空山背面有司空大峡谷，峡谷幽深如晦涩之青芒，树木簇拥如梦幻的舜天，沿途藤蔓让人纠结得如同到了被世人遗忘的静美之地。玉溪潺潺，如木鱼梵语。阳光透过落寞的树叶，疏影像一件件沉醉的霓裳，又像远天的云烟。低处游荡着蒙蒙雾气，那是花语魂灭的凝视，那是小草静慢的年华，那是大地醒时的端详。放慢脚步细细体味，这里每一帧花影都是名义上的佛语，每一次回眸都是经年的摆渡，每一声高语都是烟雨催生的弥漫。

经年累月的诵读，将那些沉寂的梦幻散落于司空山大峡谷，与荒芜了万年的山水，再次解构成一片明净高远的云烟。

曲折的小路将我们带向一重天，微微起伏的雾气，裹着草木的清香，天空越来越高远，路边的苔藓愈加淡定，微寒的风缓缓而来，踏青赏瀑，带来另一种朴素而又蔚蓝的明净。“溪流潺潺穿石缝，飞瀑咆哮震山谷。”一重天是一道让人脱离凡心的石门，简单而粗糙的石头，因为有了禅意的倒影，忍不住回眸一笑，了却了来时的轻慢。走进一重天的门，置身巨大的轰鸣之中，水，全是禅意淡定的水，全是禅意倾诉的火焰。水以瀑布的形式，向我们表达了苍天的好生之德，它从不同角度倾泻而下，仿佛慢了一点都不可以，它们要尽快地砸向低处的石头，赶趟儿去倾听下游河谷的诵经之声。

站在观瀑台上，领略峡谷纵深的神秘，阅读瀑布奔跑的脚步，倾听流水的轻盈之声，顷刻心静如水，仿佛自己的身体慢慢成了一条青鱼，游弋于这峡谷山水的禅语之间。观山观云观自在，听松听泉听禅音。是的，在司空山大峡谷，万物有灵，山水无涯，我心当自空。